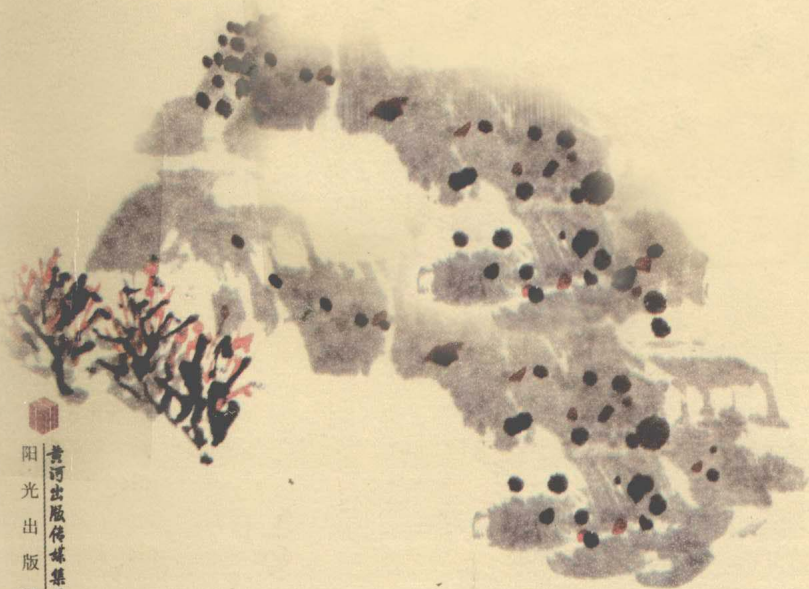


農 村 兵

李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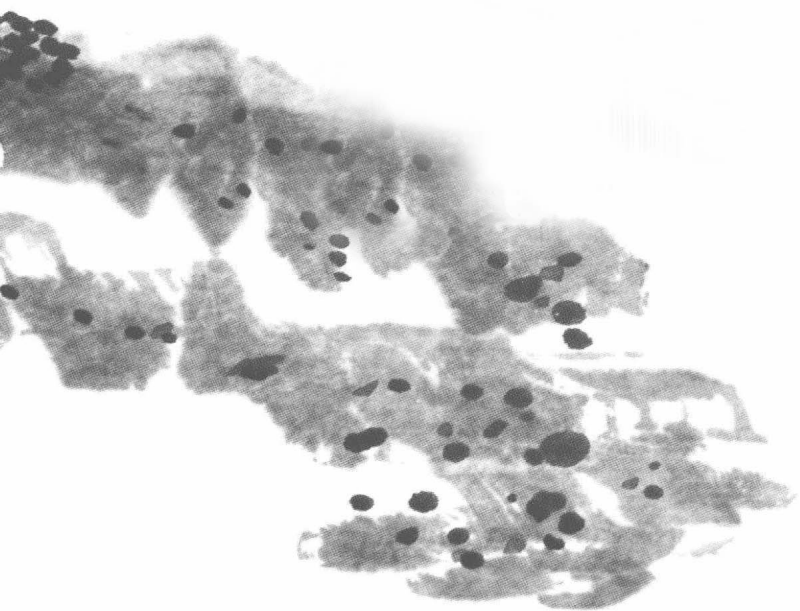
◎ 李治山 著



農村兵

島建月主題

◎ 李治山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农村兵 / 李治山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525-0165-0

I. ①农…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0132 号

农村兵

李治山 著

责任编辑 姚发国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2427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0165-0/I · 251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黄土开花 / 001
2. 积雪火焰 / 004
3. 长车 / 009
4. 事故 / 013

第二章

5. 黑雪 / 019
6. 辣椒罐头 / 024
7. 飘落 / 028
8. 银元 / 034
9. 大雪坑 / 039

第三章

10. 窗口 / 044
11. 土坯房 / 049
12. 山佛 / 055
13. 啤酒皮蛋 / 060

第四章

14. 反穿皮袄 / 065

15. 娃娃亲 / 070

16. 红肚兜 / 076

第五章

17. 欲望 / 083

18. 壮胆 / 089

19. 牡丹 / 093

第六章

20. 讲礼 / 098

21. 年轻 / 103

22. 青苗 / 109

23. 父亲 / 114

第七章

24. 灯光 / 120

- 25. 硬雪路 / 125
- 26. 大山边 / 130
- 27. 瞄准 / 135

第八章

- 28. 坑道 / 142
- 29. 眼皮下 / 146
- 30. 出山 / 152
- 31. 在燃烧 / 157

第九章

- 32. 原来 / 164
- 33. 跑了 / 169
- 34. 柏油大路 / 175
- 35. 信天游 / 181

第十章

- 36. 开始 / 187
- 37. 要了 / 193
- 38. 主意 / 198
- 39. 想到 / 204

第十一章

- 40. 围墙 / 210
- 41. 看见了 / 214
- 42. 太阳沟 / 220
- 43. 等着 / 227

第十二章

- 44. 变动 / 233
- 45. 溜了 / 239
- 46. 飘飞 / 246
- 47. 到位 / 253

第十三章

- 48. 新事 / 260
- 49. 爆炸了 / 267
- 50. 腾挪 / 273
- 51. 转圈 / 278

第十四章

- 52. 命线 / 285
- 53. 软垃圾 / 289
- 54. 新阳光 / 294
- 55. 和平废墟 / 299

第十五章

- 56. 地窝子 / 305
- 57. 喝酒 / 310
- 58. 捞 / 315
- 59. 走向平原 / 320

第一章

1. 黄土开花

李应高长期痛悔的不仅是他的几封情书葬送了自己本可以绚烂辉煌的军旅人生。他更加痛悔的是亲手焚毁了父亲的全部希望乃至孤苦的生命。李应高一生中永远无法抹去的就是父亲挑着黄土给自己铺垫道路的影子……

父亲为他铺路的时候是一个大雪天。

汽车开出县城不久便掉进了无边无际的雪域。车厢上空很快冒起热腾腾的烟气，把冰凉的天融出一个大窟窿。车胎上的防雪链缓慢地敲打着僵硬的路面，将雪盖切成一块块锅盔似的厚饼。车厢里坐着四排涂了绿彩的应征青年，他们喷出的热气给满车的翠绿罩上了一层神秘的白雾。车开得越慢，车厢的雾气便越浓，以致这些刚刚认识了的小伙子们，面对面坐着又搞不清对方到底是谁。他们的脸除了一副白口罩外，眉毛、眼睫毛甚至额头的汗毛上全挂着冰霜，变得白大的脸更加无法辨认。

暖雾来自身上一层套一层的绿。这些刚刚脱去黑棉袄的陕北小伙子们，被崭新的绿衬衣、绿绒衣、绿棉衣、绿

罩衣、绿羊皮大衣、绿兔皮手套、绿大头皮鞋裹成一株株绿色的牡丹树，脑袋上一顶咖啡色的狗皮军帽，像了树梢头盛开的花朵。

冰封的无定河被大雪一盖，和两岸的川地连成了茫茫平原。川道边靠山村庄的窑洞，打着大大的哈欠将热气喷吐向冷院。窑洞垆畔甩出的炊烟软软地化进窑口涌出的热气。院子和垆畔的雪已扫在一起，堆成几只白面蒸馍，引得流着鼻涕的娃娃们围着蒸馍胡喊乱叫。

不时有人站在垆畔向汽车挥手，车上的人把笨大的皮手套一挥，垆畔的人就大喊：“到了就来信啊！”其实他们根本看不清哪一个是自己的儿子，甚至不知道这辆车上到底坐没坐自己的儿子。等下一辆车过来，他们只好继续挥手继续喊“到了就来信”。而他们真正的儿子此时已接受过部队最初的纪律教育，绝不能站起来脱下皮帽子白口罩让他们辨认。

车下车上的人都兴奋着。他们的心咚咚直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去的是哪里，儿子们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们只知道远方的部队里有永远也吃不完的雪堆似的大蒸馍。他们至少要吃三年或五年雪白的蒸馍，如果运气再好一点，说不定就会吃一辈子……

川道逐渐变窄。跨过无定河上游最后一座桥，运兵卡车一头钻进更窄的芦河川。芦河同样被冰雪封压着，两岸的小山头在同一张雪被的遮盖中，十分暧昧地往一块凑去，把河道挤得弯曲而纤细，瘪瘦得甚至没留出一条裤带宽的公路，直把蜗牛般的汽车逼上了半山腰。山腰间的土崖下，偶尔也有几眼哈着热气的窑洞。窑洞被陡峭的山崖压迫得

硷畔小了塄畔高了，烟囱挂在高塄畔的陡崖上，孤零零吐着似有似无的一丝白烟，极像远离家庭的出门人思乡的叹息。

暖昧了一路的土山头终于抱在一起，芦河消失了。卡车别无选择地向山顶爬去。积雪似乎更厚些，路边的排水沟被雪填平，公路与山坡的界线完全模糊了。运兵卡车紧盯着车辙缓慢向上爬蜒，痛苦的呻吟震得山坡上的雪直发抖。几个陡急弯处的硬雪被铲到路边，没铲尽的地方盖着鲜艳的黄土。撒在雪中的土一坨一坨地分散着，如绣在绢上的牡丹花开在一片白茫中，显得富丽堂皇而又美丽娇艳，让卡车上向往大蒸馍的小伙子们平添了一份令人心跳的奢望。

拐过最后一个黄土铺就的陡弯，路边出现一个挑筐担的男人。男人头上扎着白羊肚子手巾，上身是对襟黑棉袄，下面是大裆黑棉裤，腰里系着一条粗布腰带，一副闪着亮光的黄铜烟袋在赤裸的脖子上挂着。听着汽车已近，他忙将筐里的黄土撒倒在路上，退到路边仰起头扫视车上那些翠绿的准军人。第一辆车从他面前经过，他没挥手，第二辆车过去，他还是没有举手。第三辆车爬上坡时，他从脖子上取下烟袋，以变魔术般的速度点着一锅旱烟。烟吐出来，很快和他头顶的热雾混合了，烟与雾迷茫了他的视线，使他无法看清车上人的前途与未来。他的眼睛湿润了，噙着烟嘴的口里生出太多的唾沫，让他有些吞咽不及。这时，车上突然传来响亮的叫声：

“大大！”

这是儿子的声音！是他的儿子李应高的喊声！他想喊一声“应高”，但嘴里太多的烟和唾沫搅得他没喊出来。他一口咽了下去，立刻被烟呛得咳起来。就在他咳嗽的时候，

他听到了第二声“大大”！

卡车很快从眼前开过去，李应高的大大终于挥起手中的烟袋，对着车上大喊：

“走了就别回来，咱这地方太苦焦了，别想我，熬出前途再回家……”

他没看清哪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他看到满车的人都向他挥手。他的视线立刻模糊了。等他擦干眼睛再次将烟袋举起时，卡车向上一拐就不见了。他只看到自己用黄土铺过的道路上空，一股浓浓的黄尘在白茫茫的雪山前翻滚。他不知道儿子李应高是否听到了他的话。他失望地放下举着烟袋的手，刚把烟嘴塞进嘴里，就听见弯道那边传来一声儿子的呐喊：

“大大，快回家咯！”

2. 积雪火焰

汽车终于爬完了最后一个陡坡。眼前的那些沟壑山峁完全消失了，运兵卡车的前后左右都是茫茫无际的雪原。偶尔有一道漫长的斜坡出现，也是极平缓极宽阔的。卡车上的人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车厢上接兵的班长甚至从头顶上抓下狗皮军帽，情不自禁地向着后面的兵车挥舞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卡车却突然停了下来。前面第一辆车发出一阵巨大的吼声之后，很快就一点动静也没有了。车上的小伙子们停止了摇摆，一时觉得不太适应，便纷纷伸长脖子向车下看，这才发现卡车下的积雪已将半个车轮淹

没。接着传来带兵军官的命令，全体人员下车！

李应高从第三辆卡车上跳了下来，脚刚着地便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他的双腿有些麻木。但他一咬牙迅速站了起来。他很担心被接兵的军官看到自己摔倒的样子，那样的话军官肯定又会指着他说，你这样的体质到了部队能打仗吗？听说到了部队还会有一次抽查体检，千万不要被军官盯上，成了被抽查的对象，那时要是正好没饭吃没水喝，体重就会差上一两公斤，被部队认起真来退了回去，他和父亲的梦想便会彻底破灭。

李应高站起身来，很快跟在队伍的后面向卡车前方走去。

从车道上可以看出，这一段凹型公路里的积雪实在太深了，高原上无遮无挡的大风，将附近的雪刮过来，几乎添平了这里的路槽。接兵的军官们指挥了所有的新兵脱下军帽将帽耳挽起，像用一只小筐一样压满一军帽积雪送出公路。

李应高用狗皮帽子装雪送了两趟之后，突然看见旁边有一个新兵将一件羊皮大衣铺在雪地上，另外两个新兵发疯般地双手把雪掬在大衣上。没一会儿，大衣上堆了一大堆雪，他们就扯袖子拉衣襟抬起大衣把雪转倒出了公路。李应高觉得这个办法挺好，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脱下大衣反铺在雪上招呼身边两个新兵过来和他一起用大衣抬雪。刚抬了两趟，一个接兵的军官跑过来大声训斥道：

“谁批准你们用大衣抬雪了？有没有组织纪律性？统一用帽子装起来往外送。”

接兵军官接着用手指着几个脱了大衣的新兵说：

“你、你、你、你，赶快把大衣穿上，到我面前集合！”

李应高边穿大衣边集合，站在了佩戴着鲜红的领章帽徽的接兵军官面前。他左右看看，发现脱下大衣运雪的新兵连他一共四个人。此时，在他后面刚脱下大衣只运了一趟雪的那两个新兵低着头不敢看军官，那位第一个脱下大衣的新兵却昂着头兴奋地对军官微笑。只见军官指了指他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新兵大声回答：“报告连长，我叫周志凌！”

军官又问：“为什么脱大衣？是不是你带的头？”

周志凌回答：“报告连长，是我先脱的。雪太多，帽子太小，我一着急就用大衣抬了。”

军官又指着另外两个新兵问：“你们两个叫什么？”

那两个新兵学着周志凌的样子抢着回答：

“报告连长，我叫牛德善。”

“报告连长，我叫林知雨。”

连长最后打量了一眼李应高问：“你的体重多少斤？”

李应高本来也准备报告名字，没想到连长突然问到自己的体重，一紧张失口说道：

“报告连长，我饿着肚子八十八斤，吃饱饭喝饱水九十一斤。”

李应高说完后悔得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没想到连长却笑着说：

“吃饱了还比最低标准多了一斤？那你要抓紧吃饭了。好了，你们穿好大衣准备推车吧？”

四个新兵大声回答：“是！”一转身便消失在一片绿色的新兵中。

积雪很快被几百顶军帽送出路外。第一辆卡车前面拴起两根粗壮的麻绳，麻绳上是两串拔河般用力的新兵。卡车的两侧和后面，同样排满了人。两个接兵的军官分别站在卡车驾驶室左右车门外的脚踏板上，指挥着卡车两侧的新兵。长长的一声哨音之后，瘫痪了半天的运兵卡车终于开始向前挪动了……

李应高排在右边绳子的最前端，他的前面就是只有一层薄雪的硬路，他完全能够体会到卡车向前移动的速度。尽管他拼命拉着绳子，但他还是感觉到这根长绳时紧时松时轻时重。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力量是否能够传递到卡车身上，在卡车向前行进的巨大拉力中，是否还有他这个只有九十斤重的身板上发出来的劲头。他侧过脸看了一眼另一根绳子。他一眼看见那根绳子前面排着的正是那个声音洪亮信心十足的周志凌。周志凌的后面，低着头向前使劲的两个人是牛德善和林知雨。李应高突然觉得身上增加了很多力气，脚下的步子明显地加快了。当那根绳子上的周志凌也发现了他对她友好地微笑时，他还没来得及回敬她一个笑脸，脚下突然已经小跑起来了。紧接着一声刺耳的喇叭声响起，所有的人一下站住了。

第一辆车出了积雪槽，再去拉后面的车就相对简单了许多。在每一次拉车中，李应高和周志凌都抢在了绳子的最前端。李应高再也没有怀疑自己的力气，相反，他感觉到自己的劲头已经融入到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当中。他第一次体会到，这股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力量，是那么的强大和势不可挡。他突然明白，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就是军人的力量。

重新坐上车出发后，李应高一路都在兴奋着。他觉得自己的体内蕴含着的那一团火焰再也不会熄灭了，他永远也不会离开部队这样一个孕育着强大力量的战斗集体。接兵的连长对他讲的那句话，似乎是对他的一种许诺。他的身板是否单薄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只要听连长的话“抓紧吃饭”就会高大壮实起来。最重要的是他身体里多年的积雪被一股火焰点燃了。这股火焰从今年刚过元旦不久开始孕育，一直被他小心翼翼地压迫着，现在终于压迫不住了。他记得那是一月九日的早晨，他还睡在窑洞土炕的热被窝里时，有线广播里突然传来周恩来总理于头一天去世的消息。他流着泪听完广播后，默默地翻起身来出了家门，一口气跑了十里路冲进塔湾镇武装部长的房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哽咽了半天只说出四个字：“我要当兵！”武装部长同样流着眼泪，伸手把他扶起来对他说：“你的身体太单薄了……”从那天起他开始努力吃饭，只可惜家里的粗糠酸菜实在没有营养，到了月底验兵时体重还是不够标准。幸亏武装部长及早提醒，测体重前他拼命喝下去一暖瓶凉水才勉强过关。现在，李应高还担心什么呢？部队有大米白面，还用再愁自己的身板吗？

李应高兴奋地扫视了一下全车的新兵，没有发现那个叫周志凌的人，也没有看到牛德善和林知雨。他不敢肯定他们是否和自己坐在一辆车上。因为这时他们又恢复了绿衣绿帽白口罩的装束，仅凭露出的两只眼睛，他们还无法断定谁就是谁。

到达陕北最西边那个县城的兵站天已经完全黑了。新兵们还没有住下，就背着背包在兵站院子排队等待开饭。

灶房门前摆着六大筐箩白面蒸馍和六大瓷盆烩菜，每人两个大馍一碗加红烧肉片的烩菜，把新兵们吃得浑身是劲。饭后他们躺在铺了麦草的地铺上，觉得装了大肉白面的肚子非常的舒服。白天在多处积雪路上倒雪拉车的疲倦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唿唿唿”的集合哨音响起来时，他们“呼”的一下就从草铺上窜了起来。

他们从这个用学校改设的临时兵站一路跑步进入县影剧院。这个影剧院为他们放映了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那部电影是所有中国人都百看不厌的《南征北战》。

3. 长车

高原上的太阳出来得早，加上雪地的映衬，让兵站的黎明变得亮晃晃的。起床号声还未响起，李应高已从麦草地铺上爬了起来。他穿好衣服轻轻走出教室，来到热气腾腾的灶房。他打算和灶房的师傅要一碗滚烫的开水，滋润一下自己渴得冒烟的嗓子，再抓紧把昨天晚上军医给的那些药吃下去。他觉得自己其实在刚进这个兵站时已经感冒了。只是这个兵站的蒸馍烩菜太香，让他忽略了身体不适的征兆。等到进了电影院，看到国民党军那个张军长声嘶力竭地大喊“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时，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坚持不住了。他的嗓子冒烟头痛欲裂，全身冷得一个劲发抖，他不得不喊了报告。他在班长的带领下找随队军医，打针吃药后一觉睡倒，直到高原的天空射出了阳光。

灶房里蒸汽大得什么都看不清楚。李应高见有人从面前过，伸手拉住对方说：“师傅，给我一碗开水，我要吃药。”

对方没理他的话却大声喊道：“张师，又来了一个做好人好事的新兵，安排他做什么？”

蒸汽后面的声音说：“杨师你让他们一块刮洋芋皮吧。刮完了洗，洗完切好。”叫杨师的人便把他拉到前面，让他坐在一大筐洋芋边。

李应高刚坐下就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来帮灶了？”转头一看，竟然是周志凌。

李应高忙说：“我昨晚感冒了，现在刚好了点。我来灶房想喝点水吃点药。”

周志凌忙起身给他倒来一碗水递给他：“快喝吧。一会儿你就在这里坐着不要出去，这里挺暖和的。等药劲散一散我领你回去。”

李应高和周志凌直到起床号响过好一会儿才回到大教室的草铺去打背包整理自己的东西。在列队上车前，接兵连长点名表扬了今天早晨帮灶的两个新兵。随后队伍又登上运兵卡车向西进发。

越过古老的万里长城，从一片沙漠中间穿出来后拐下一道大坡，眼前突然就成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周志凌似乎很熟悉这个地方，他对李应高和身边的新兵介绍说，前面大概就要过黄河了。这一段平原是黄河的两岸，就像无定河川道一样。不同的是无定河太窄，水流又急，岸边只形成了断断续续的川道地。而黄河在这里却是温顺平缓的，她从这里的青铜峡一路向北，在包头附近转了个弯，最后又继续向东奔去。她在向北和拐弯的地区冲积出几百里河套平原，盛产了最好的大米白面……

他们身边的新兵都用期待的眼光向远方眺望，盼着眼

前出现一条滚滚的大河。

卡车走了很久，期盼中的黄河却一直没有出现。午后的阳光斜射过来，把河套平原的积雪照得亮晃晃的非常刺眼。大部分新兵都无奈地闭上了眼睛，不再奢望横渡黄河的美好瞬间。只有牛德善和林知雨还时不时睁开眼睛向卡车两侧张望，漫无目的地对着大河套上空的蓝天白云作着黄河流水般一泻千里的遐想……

其实，他们离黄河已经越来越远。早在周志凌提起黄河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从黄河上面穿越过来了。只是因为这里的黄河并不比河岸低多少，加上河水被厚厚的冰雪覆盖，与茫茫雪原融为了一体，在他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山里娃眼前一闪而过了。

牛德善觉得有个影子在眼前闪了一下。睁眼一看，远处的雪地上立着一堵黑黝黝的城墙。城墙上没有一点白雪的影子，也没有泥土的黄色，竟黑得通体染过了一般发着暗光。牛德善见过白泥筑就的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也到过青砖绿瓦的榆林城，但他没想到还会有黑色的城墙。心中正盘算着这样的城墙是用什么材料修成，城墙那边突然“呜——”地长嚎了一声，把他狠狠地吓了一跳。牛德善一个激灵，放开嗓门大喊了一声：

“火车！”

所有的新兵都睁开眼睛向远处张望，他们只看到了那堵黑黝黝的城墙。但他们同时也看到了城墙前面冒着白烟的火车头，加上车头那里及时“呜——”又一声嚎叫，使他们终于相信这个黑不溜秋的家伙就是梦想中的火车。

大家的目光马上回到了牛德善身上。他们失望的眼神似

乎是在质问他：“你敢确定这个又黑又长的家伙就是火车吗？”

牛德善被大家看得心里发毛，嘴上又冒了一句：“这个火车太难看了！”

这时接兵的班长大声说：“大家不要激动，保持安静。今晚我们就能到部队了。部队那里火车有的是，大家每天能和火车在一起。头顶上是火车，脚底下是火车。白天火车向你撒汽，半夜火车喊你撒尿。到时候让火车把你们烦死，你们就再也不稀罕这个东西了。”

有几个人还很不甘心地向着铁路方向张望。大部分新兵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李应高觉得过了很久，又似乎是班长话音刚落，天突然一下就黑了下来。卡车机器的吼声变得大了。吼声不是从车头传来，而是从四面八方一起压了过来。卡车一会儿前低后高一会儿前高后低，左右摇晃的程度也比原来大了。天越来越黑，借着卡车的灯光，李应高看到一辆接一辆运兵卡车组成了一条蜿蜒的长车阵，车四周全是悬崖峭壁。他坐的那辆车在好几个地方眼看就要撞上前面的大石头，结果一个急转弯又闪了过去。好几个新兵“哇哇”地呕吐起来，接兵班长大声喊着《南征北战》里那句最著名的台词：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李应高咬紧牙关抬头望天坚持着，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呜——”的一声鸣叫，一列亮着无数窗口的长车“轰隆隆”从头顶开了过去……

第二天天刚亮，李应高被一阵嘹亮的军号声惊醒了。李应高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感冒好像已经彻底过去了。看来部队军医的药就是管用。

从房间出来，李应高一眼看见面前立着一座山。他吃